

福利德爾著
王孝魚譯

現代文化史
之中一冊

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

E. Friedell 著
王 孝 魚 譯

中山現代文化史之中一冊

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現 代 文 化 史

(中冊)

第二卷——三十年戰爭至七年戰爭
第三卷——七年戰爭至維也納會議

在此處所舉出的一切例證，

我小心地未曾改變了一點點的原來樣子，
自覺地以爲未曾有絲毫的曲解與附會，
或者不自覺中犯了這種毛病，我就不知道了；
但述說一件故事與給一個病人開藥方，
是不同的，是否有有一些份子失了正確性，
在故事中是並沒有多大的危險性的。

中冊目錄

第一卷 巴羅克與羅可可

——由三十年戰爭至七年戰爭——

第一章 巴羅克的前奏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

無意義的戰爭——如莠草一般的性質——代表英雄——王楞斯泰——考斯道夫阿道夫——過分的評斷——經濟情形——無政府狀態的繼續——中世紀的末日——前巴羅克時期——國家的理性——日爾曼或浪漫的文化——時髦性——衣服樣子——烟葉與白薯——這個時代的詩歌——教育的意義——自然科學——荷蘭的優越地位——荷蘭的藝術——日常的神話學——賴姆勃蘭特——魯本茲——查理士皇帝——克倫威爾——清教徒——教友派——米爾頓——霍布士——斯賓納莎——斯賓納莎的倫理學——兩個零的公式——世界沒有目

的——純理智的病態——真空中的系統——人爲的非理性主義——世界大戲場——過分炫
飾與內在性慾——自然的不自然性——歌劇執了牛耳——西班牙的狀況——沒有腿的女皇
——格雷塞爾的三S教旨——格利科——對於唯理主義的三個解毒方法——虛構世界——
巴斯噶的生平——巴斯噶的靈魂解剖學——戰勝者——真正的歷史行爲

第二章 路易士十四的光榮時代 ······ 一〇七

黎塞留——羅姆布萊特夫人的家庭旅館——馬薩林——笛卡兒時代——魔術似的坐標系統
——演繹派的人——理智的如日之光——沒有兄弟的靈魂——由前巴羅克過渡到成熟的巴
羅克——路易士十四一切模倣笛卡兒他便是塵世坐標的源泉——路易士十四的行政——凡
爾賽的大戲院——路易士十四的對外政策——科爾伯特主義——此時的藝術性質——時代
精神的御用優伶——繪畫與裝飾——歌劇家呂利——洛瞿夫康德——大假髮——咖啡——
驛站——新聞紙——皮利貝爾——顯微鏡——牛頓——查理士第二——光榮革命——倫敦
——洛克——唐麥蘇斯——大選候——尤金公爵——瑞典女王克利斯替納——彼得大帝——
俄羅斯的病態心理——笛卡兒的與貝尼尼的巴羅克——世界觀——形式戰勝了一切——孤
立的個人——傀儡偶人的中心觀念——無窮小的一個小宇宙——賴布尼茲——世界像一架

鐘——一列假面戲

第三章 巴羅克的死之掙扎

一九六

發托——小形住宅——墨筆和瓷器——支那貨——瑣細時代——一種新精神——輕快的愛情——小丈夫——性慾的強弩之末——醜容膏——悲劇的假面具——對於鏡子的熱狂——戲院所代表的深刻意義——攝政時期——約翰拉政策的大失敗——路易士十五的後宮情形——貴族的情形——列強會議——小諸侯的專制與驕橫——文藝情形——克洛卜斯托克——基督徒服爾夫——虔誠主義——意大利的影響——巴瞿漢德爾大腓特烈——國王——父親——反君主論者——哲學家——天才家——好奇的英雄——幽默與悲觀之相成——政治家——行政家——戰略家——燃素說刺激說以及最初的星雲——不道德的植物——對於自然意識之覺醒——聖經和賬簿——安適——佛蘭克林與魯賓孫——家庭小說與流淚的喜劇——週刊——夏葛爾斯——憂鬱詩——自由思想家——休謨——柏克萊——孟德斯鳩與服夫納孤斯——這個世紀的普遍代表——福祿特爾的生平——福祿特爾的性格——他的作品——詩入的福祿特爾——歷史家的福祿特爾——哲學家的福祿特爾——福祿特爾與時代

第三卷 啓明時期和大革命

——由七年戰爭到維也納會議——

第一章 常識和回到自然 ······ 三

文化階段與地質階段——三個集團的觀念——第一次的世界大戰——七年戰爭中的三個危機——腓特烈的能力所在——充滿着博愛心理的世界——精神公所——百科全書——迪德羅——唯物主義家——新生論與水成說——新化學——葛法尼的電學——天文學與算學——花朵的繁殖與牛痘公所——元首植物——尼古萊——門德爾桑——聖經的功利式解釋——耶穌的復活——勒新——利騰勃爾格——靈魂微分學家——耶穌會的厄運——開明團——尼格的人間交際——卡撒鬧握與卡格利奧斯特雷——威斯敦堡——普魯士的早衰——約瑟二世——強迫之下的啓明主義——一場空的內政與外交——紙上的革命命令的革命——波蘭之末運——機械人的概念——英國的文學界——北美洲的革命——大同主義——教育狂——重農主義——博馬齊與查姆佛特——盧騷對於自然概念——哀綠綺思民約論與愛彌兒

盧騷的性格——文學之平凡化——盧騷主義——感覺之勝利——半面影像與書信流通——服飾情形——奧幸的崇拜——暴雨熱心派運動——有長度寬度而無深度的詩歌——哈門——赫爾德與詹康比——一個顯著的新人——哥德時代——青年席勒——席勒的詩人性質——席勒的訓育性質——葛辣克與亥登——毛瑟特的人生公式——兩重性的康德——損害一切者與一切假託者——純粹理性批判——純粹理性——自然如何為可能——如何玄學為可能——人類理智的最深失敗與最高勝利——實踐理性批判——康德哲學的總結果——康德哲學的批評——不可能的事物本體

第一章 古典之發見 ······

一六六

郵車中的一位紳士——人民中的天才——奧格斯圖查理曼阿陶門的文藝復興——現代的文藝復興——錯認了希臘——古典的希臘人——浪漫的希臘——蘇格拉底主義——塑像家的希臘——希臘塑像——希臘的繪畫——亞力山大主義——職業人與大同主義之興起——世界性之普及——為藝術而藝術與職業科學——虛無主義——希臘文化的音樂性——希臘的語言——希臘的戀愛——希臘的不道德性質——國家愚夫——希臘的宗教性——希臘的厭世主義——希臘的唯心主義——中庸的人民——末一位人文主義家——同性性感的美學——

門格斯——希臘狂的病態心理——路易士十四的「無」的心理

第三章 帝國 一三三

燈籠——革命——極端的國家——大革命的起源它的機械學——民主與自由——魔術燈籠的性質——悲劇的表演——法國革命的簡史——彌拉波——麻洛特鄧堂羅比斯皮爾——理智與德性的統治——時間機器——革命曲線——席勒先生——睡夢中的日爾曼——古典東西曾否存在——頭部雕刻——圓形幻畫的能力——傳奇性質——爛蘋果的嗜好——席勒的天才——席勒與哥德的聯合——二人的相反——一靜一動——自然與歷史之別——一爲複寫一爲獨裁——浪漫派的心理——浪漫主義者的武斷性與矛盾性——重層之愛——那握利斯——席利馬瞿爾——雪林——自然科學的進步——古典的衣着——倣古與藝術——高雅——畢超文——馬爾薩斯主義——大陸的封鎖——拿破崙劇——拿破崙與定運——拿破崙與戰略學——實際的人——歐洲的舞臺管理——忽略了人類的偉大目的

第二卷

巴羅克與羅可可

由三十年戰爭至七年戰爭

第一章 巴羅克的前奏

當我們初生之後，見我們是來到了這個充滿愚人的大舞臺上，於是我們哭了。

King Lear

無意義的
戰爭

正當這個巴羅克的文化要開放牠最早黑暗之花的時候，在中歐的東隅爆發了一個野蠻的戰爭；這個戰爭雖然是突然發生的意外遭逢，但實在是從這個時代靈魂的最深處，發出來的，並沒有絲毫的奇怪。發生以後，立刻便急遽進展，如餓虎撲食似的，蠶食了半個大陸，一點阻礙也未曾遇着；兇暴的火焰，隨時隨處可以突然發生，一切城市、森林、村莊、田野、皇室、以及哲學的體系，都弄的成了灰燼，消滅無餘；到了最後，便完全受着專爲求食的一個單純慾望所支配，差不多成了鐵一般的定律，其他一切，皆在可以犧牲之列；如此混亂破壞了多少年，直到有一天牠又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，如同牠的降臨一般；但牠雖消失了，而所殘留下的痕迹，卻祇是一片廣漠不毛的空虛荒蕪的田野，破損的人類，殘敗的住宅和一個孤獨無依，喪失了牠的上帝的世界。這就是這個野蠻戰爭所賜與了一切。

在世界史上紀載着許許多這長時期而毫無意識的戰爭，三十年戰爭便是其中頂長頂無意識

的一個——差不多可以說，就因為牠如此地毫無意識，所以纔如此的長久，其外沒有別的原因。因為這個戰爭並沒有清楚地標明的目的，我們常說的那一類話，像「達到目的了」、「目的不會達到」等，牠根本上就沒有。希臘神話中諸女神之所以相互爭奪，爲的是搶取那個圓形而可觸覺的蘋果，這個戰爭，連蘋果也沒有。從我們的考察所得，普遍地講，到是較小一點的戰爭有一種很清楚的爭戰目標，所以也能產出一種有重大意義的結果。隨便舉近來幾個少數的例子：如同一八六六年的戰爭爲的是日爾曼的霸權，一八七〇年的戰爭爲的是日爾曼的統一；日俄戰爭爲的是佔有高麗，巴爾幹戰爭爲的是歐洲的土耳其。至於所說的大的世界戰爭，則十之八九都是有一種普遍的含義，並不是爲某一件特殊問題；如同打倒某一個特殊的世界霸權，恢復歐洲的均勢，國家的解放等，但意義雖然冠冕，而結果往往常是如抽籤然，絲毫沒有把握。我們試想一想這一類的戰爭，如西班牙的王位繼承戰爭，七年戰爭，拿破崙的戰爭（同樣也可以應用到最近的世界大戰，但這個此處無須乎討論。）這些戰爭好像是些輕擊性的突然隆起，若總計一下他們的評價，從遠處大處着眼，則不過是人類的生活力，自動地，自然地，想往，外表現一下，既沒有顯明的實際目的，也沒有顯明的一定途徑；所以他們並沒有道德上，政治上，或邏輯上的意義，而祇是生理上的一種作用。因此之故，在我們旁觀的人看來，也就祇覺他們的無意識，和其他超越我們感覺的一切東西一樣。他們可以說是一些巨大的新陳代謝作用，發生於這個巨大的世界身體之內，本來不過是一些基本的，必然的事故，不過我們所能看見的祇是災害的一方面而已。或者他們

是一種大規模的自動清潔程序，病要復原時的一種發熱現象或一種循迴病態的程序，這個我們就不敢指定了。但他們毫無疑義地是有一種循迴性的，我們或者將來有一天會對於這種帶神祕性的活力現象，可以把牠的動力學研究到可以成為一門科學的地位，使我們可以根據牠們的進展演化和病牀經驗的歷史，專門研究整個人類這個有機體的生物學和病理學。

除了這種無意識的性質，是和其他的大戰爭所同具的以外，三十年戰爭還有另外一種性質，根源於那個時代的特點。這個時代裏一切文化上的成就，都有一種使人發生奇特感覺，古板頑固，貪得強求，蠻強討厭有如莠草的性質，特別是在日爾曼，尤其顯著。這個世代裏有許多基本性質，其中之一便是一種蠢笨的混雜紛亂，一種迂曲的趨勢和切線的趨勢相為混合，而沒有一個實在的方向可言，那就是說，沒有一個平行線可以比例。雖然無論在甚麼時代，祇要是孕育着一種新觀念，必多多少少表現一種混亂的狀況和精神的不安，這差不多是一種固定的事實，但這個世代所表現的，卻實在有點與衆不同。除了這種性質以外，還有一種蠻野的橫行無忌性和毫無限制的非道德性，而且這兩種性質發達到稀有的程度，因此之故，那種可怕的惡魔行同禽獸，盲目狂熱的戰爭會產生出來，是勢所必至，理有固然，毫不足怪；那種戰爭沒有目的可求，也沒有原則可守，如野獸一般，吃人就單為吃人，此外毫無意義，不知道為甚麼原故產生，不知道為甚麼原故停止，也不知道為甚麼就會成了那種樣子，這一切的一切，全是一時代的特性有深切關係的。

這個戰爭雖然已經夠長久的了，但就是在那種可怕的饑荒情形，日見增長的情勢之下，也許還能再延長些年。在和約訂定以前，已經有過無限的磋商，要說像這種無限的磋商不能夠再繼續下去，非馬上使正式和約訂定了不可，這是絲毫沒有理由的。在瑞典法蘭西方面，和在巴威帝國方面，都沒有任何絕對必須的理由，非停止這個戰爭不可。這個戰爭起始於一六一八年而不再早一點，這也是沒有一點歷史上必然的理由的。這個爭戰所想解決而不會真正解決的爭端，費了如此強大的努力，和長期的奮鬥而結果完全失敗的問題，其根源不過是如此：日爾曼倒底是要成一個舊教的國家呢抑新教的國家呢。一方面，這個問題已經有一世紀之久了；而又一方面則沒有過了一年便有一個機會可以完結這個仇怨。在一六一九年六月之初，馬廷亞斯桑(Matthias Thum)帶着一分隊強勁之軍站在維也納，此時斐迪南二世實際上則沒有軍隊。下部奧大利亞的王侯很可以毫不費力便把他俘擄而強迫和平。但如此直接了當，如此快利，如此乾脆的一種解決方法是和奧大利亞和巴羅克的習慣相反的。再有，在下一年，過了白山之戰以後，這個戰爭也到了一個終點，這個時候利益是歸於皇黨的。整個奧大利亞傳統地土的封建王侯完全戰敗了，無條件地誓言服從，不敢反抗，於是新教的日爾曼王公便解體了。但便以這種出乎意料之外的確切勝利爲滿足，從此便安靜下去是和漢勃斯堡與舊教的習慣相反的。斐迪南把戰事帶到神聖羅馬帝國選侯的領土之上，那就是說，在日爾曼境內也起了戰事，過了不久便差不多沒有一個歐洲國家不參加這個戰爭了；有的是自願，有的是被迫，有的是熱誠，有的是無所謂，有的是軍事

上正式加入，有的是在財政上和外交上相助，有的是常川參加，有的是臨時加入，完全中立的一國也沒有。波蘭、瑞士、丹麥、荷蘭、英法、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漸漸地漸漸地被拉入這個漩渦之中。又有一次，在王楞斯泰（Wallenstein）死了以後，再沒有可以借口仍然繼續戰事的了，凡是參加戰事者都身心疲竭到極點了。但，雖然一點生力都很難再有了，而戰事仍沒有決心要完止的意思；戰事盛行了多少年，以後在痛苦呻吟之中，也如同人咳嗽似的，又綿延不清了多少年，而且這種咳嗽似的戰爭發展的一天比一天喘息頻數，貧血日甚。一直到了末尾，自己把自己的生命耗費已盡，再沒有一絲一忽的氣力了，纔看出一切的東西仍然是和從前一樣，根本上沒有一點的更改，以往所費的氣力完全是勞而無功了。漢勃斯堡並沒有因此而失去了牠優越的地位，即日爾曼傳統王公的主治權力也不會因此而減弱——在事實上反更加緊了。教皇的權力並一點也不會喪失，祇不過被逼迫的再重新承認一番，（比從前較為確切一點）福音主義的平等權利而已。事實上誠然是如此，差不多每一個人必定會問過他的鄰居，「到底爲甚麼目的我們要戰爭，我們要忍受這種戰爭？」三十多年的長期犧牲，犧牲了我們可以有權力去犧牲的一切而不惜，到底爲的是甚麼？」固然，也有些人以爲這個戰爭仍然不夠長的。如同倫華爾將軍（General Wrangel）當他聽說和平已經決定了的時候，便大動其火，把他的將軍帽摔在地板之上，足踐的成了廢物，對於傳達消息的人則大加斥罵，驅逐出外。這真是一種奇妙的心理，非情所能測度了。

總而言之，三十年戰爭和其他的戰爭根本上不相同的一點便是牠的偶然性。關於三十年戰爭，一